BAUHAUS

- 與主動的記憶相反,
- 紀念並不滿足於激發過去的一個時刻,
 - 而是致力於將其轉化。

《歷史的天使》斯台凡·摩西

故抗兵相加,**哀者勝矣。** 老子六十九章

全美戲院的音樂會開放飲食,歌手陳明章上台,對著聽眾笑稱先喝一口,卻昂首將整罐清酒飲盡。酒為引,氣上頭,音聲化為樂響,兩小時演藝,以〈追追追〉安可作結。朋友問:好聽嗎?一時為之語塞。從千江水、千江月到萬里愁、萬里煙、萬里風霜……追追追,追的是情,追的是毋講理的人生。好不好聽,似乎不適合用來描述現場感受。朋友回:「顯然理性還很發達,是音樂的路障呀!趕快砍掉腦袋!」我也知道,日頭不落,怎見月娘浮光?但還是不禁想著,坐在戲台下的聽眾,到底該怎麼聽歌?到底該怎麼進入另一個生命,共情同感(empathy)他者的悲歡?

能旁觀他人之痛苦嗎?能紀念、轉化進而悼念歷史的創傷嗎?包 浩斯(Bauhaus)誕生於一戰後的廢墟,提倡融合建築、雕刻、繪畫 為一體的建築教育,以中世紀建造大教堂的建築師、工匠與藝術家 集體協作形式為理想,為威瑪德國建造新時代的房子(Bau:建造; Haus:房子)。九典學習大自然智慧,努力為生態危機時代的臺灣 建造永續綠建築。「觀點」的包浩斯,與其説勾勒了一個永遠推

陳恒安



遲,未能完成的烏托邦,倒不如説是找回主動權, 藉回顧前瞻,主動設計未來的許諾。

「發現成大」佛洛依德《夢的解析》以夢境繞過理性管制,一窺深沉潛意識。佛洛依德的例子或許壓抑沉重,但〈感覺幸福時大腦會發亮〉卻讓人希望無窮。原來,「讓自己重視他人的幸福,自己也會更幸福。」〈燃燈記〉藉記錄校慶邀請卡邀請詞,使大學歷史成為探索大學精神的中介。大學燃燈,是啟蒙之光,是規約理念。大學精神與大學責任若用偶像劇的台詞直白説,或許就是「大家一定要幸福喔!」

「夢想成大」無關潛意識,無須夢的解析,不過, 光復校區與臺南後火車站月台為何成為成大最遙遠 的距離?成大人能在此地設計,至少設想出怎樣的 未來?

進入264「榕園記事」似乎進入時間之旅。〈地球初期的狂亂〉是早期地球策展課程的回顧。做中學,是理論知識與行動體驗的辯證。〈記憶、人權、劇本一創作研討會場記〉、〈人權、藝術、自由--馬鞍藤的春天觀後感〉辯證藝術作品的實中虚,虛中實,尋求真實與現實之間的真相。〈謝謝

妳,阿慧〉是中文系學長對作家學妹幸佳慧一生「用文字的力量為孩子找到光亮」的真摯懷念。〈沒有歷史的人〉則談紅葉少棒、樂生療養院、臺籍日本兵,以及山東流亡學生。〈成大連儂牆影像紀錄〉讓臺灣隔海成為時代的見證者。各式各樣困難過去(difficult pasts)的出現,質疑、否定甚至撕裂了關於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和諧關係,該如何賦予斷裂意義?

當代迷戀過去,充斥復古懷舊。情感真切是好事,但若不滿足於定格並激發特定時刻,又該如何理解意義的喪失,卻也同時認知到事情真的如此發生,並進一步尋求轉化可能?學習進入「不舒適甚至痛苦」的狀態成為當務之急。

西方歷史學者呂森認為學習「哀悼/悲痛」 (mourning)至為緊要,東方道士黃元吉解道德經 時也有類似説法,他説:「非哀痛之心有以及人 身,而入人心也哉?」

社會上哪裡有機會讓集體學習面對他者的傷痛,哪裡有可能提供批判空間給這些尚未轉化的危險記憶(dangerous memories)?燃燈的成大已邁出了步伐!